

客語雙及物結構之構式搭配分析： 以《阿啾箭个故鄉》為例^{*}

葉瑞娟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採構式搭配分析法，區辨客語雙及物結構各變換句式中動詞和構式的搭配強度，主要發現如下：(一) 雙賓 A 式偏好表給予之動詞，主要表物體或訊息之轉移；(二) 除「送」之外，介賓補語式中達統計顯著之動詞皆為轉移前提，顯示此式主要表獲取物品後之轉移；(三) 語料庫中唯一同時出現在此二式的動詞是「分」，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顯示「分」偏好雙賓 A 式；(四) 給予目的句式之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找出了搭配強度較強的前後兩個動詞，結果顯示其第一個動詞主要表轉移之前提，第二個動詞則表轉移之目的。這些結論無法單由各句中動詞出現頻率的高低決定，若要避免高頻詞效應，在界定構式語意和特點時，需考慮個別動詞在整體語料庫之分布。

關鍵詞：客語、雙及物結構、構式搭配分析、搭配強度

^{*} 本文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8 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研究計畫(編號 HAC-108-IR-0002-01)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銘謝。此外，感謝黃漢君、葉美利、鄭縈諸位老師於研究過程中的諸多討論和建議，也衷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之修改建議，使本文的錯誤和疏漏得以降低。本文如有謬誤，概為作者之責。

1. 引言

雙及物結構向來都是熱門的研究議題，至今已經有許多不同研究觀點的成果（如 Hashimoto 1976；Larson 1988，1990；Jackendoff 1990；張伯江 1999；劉丹青 2001；陳麗雪 2004；Haspelmath 2005，2013；Lien 2005；Her 2006；Liu 2006；Chappell and Peyraube 2007；Heine and König 2010；Malchukov et al. 2010；張敏 2011），根據張敏(2011:106)，所謂的「雙及物結構」是從論元結構出發，而非從句法格式的角度著眼（因此，雙及物結構不同於雙賓結構），它包含以下幾個成分：一個雙及物（三元）動詞、一個施事論元(agent)、一個客體論元(theme)、一個類似接收者的論元(recipient)。本研究主要關注句式和動詞之間的互動，關於這個議題，文獻中也有不少的討論，如朱德熙(1979)討論漢語中四種與「給」相關的句式和三種動詞（包含給予類、取得類、既非給予也非取得類）之間的關係，Peyraube (1981)討論粵語中的四種給予句式和七種動詞類別之間的互動。大致而言，這些研究大多關注雙及物結構中各種句式的語法和語意特點、句式變換(alternation)的可能性、句式和動詞分布之間的關係、句式間可能的歷時演變路徑。客語目前也有一些相關研究，同樣的，這些研究主要聚焦於句式變化的可能性（黃漢君 2012）或句式之間的歷時演變關係（葉瑞娟 2016；Yeh 2020），但這些研究僅探究某個動詞是否出現在某個句式，只區分有或沒有的差異，卻未觸及動詞和構式之間在搭配頻率上是否有差異？彼此間是否有互相吸引(attraction)或互相排斥(repulsion)的情況？如何確定其為吸引或排斥？這些被吸引或排斥的動詞應該一視同仁的處理？還是因為它們之間有更細緻的程度差異，故應該個別處理？這些差異是否能為構式語意之設立提供更客觀的標準？本文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將更進一步從實際的客語語料庫出發，以動詞為核心，檢視以下議題：（一）各句式和動詞搭配強度之差異為何？各句式構式語意之差異是否反映

在不同動詞的搭配強度上？（二）某動詞若同時可出現在不同變換句式中，其在各句式出現的頻率和分布是否有句式偏好(bias)之現象？（三）同一句式若包含兩個動詞（如給予目的句式），這兩個動詞之間是否有互相吸引或排斥的現象？若能釐清這些問題，一方面可檢驗前人對於動詞分布的研究，另一方面將有助於客語教學和教材之編輯，讓教學和編輯人員能夠清楚了解不同動詞和變換句式的分布狀況，並據此調整教學重點，可聚焦在搭配強度較強之例句上，以搭配強度較低的例句為輔，教學現場的主次會更加分明，而非將所有的變換句式或動詞一視同仁的處理。

除了引言和結論，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主要介紹本研究所採用之構式搭配分析法(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第三節除了回顧從構式語法角度出發之雙及物結構的漢語和客語相關研究外，也將回顧把構式搭配分析法運用在漢語雙及物結構上的成果，第四節先說明語料庫的建置和資料的檢索，之後採取搭配詞位分析法(collexeme analysis)、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法(covarying collexeme analysis)進行客語相關句式的分析。

2. 理論架構

這一節將介紹構式搭配分析法的三種主要分析方式，包含搭配詞位分析法、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和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法，各種分析法針對的對象不同，我們將搭配實際例子介紹。

2.1 構式搭配分析法

為探究詞位(lexeme)和語法構式之間的互動，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提出了構式搭配分析法，此分析奠基於語料庫之上，透過真實語料的分布統計，可提供研究者以更客觀的方法去捕捉構式的語意，也可更清楚的看到某個構式空位(slot)特別偏好或排斥某種類別的詞位，可藉此類研究成果，進一步建立相關的語言理論。以下我們將依據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簡略介紹此分析法產生的背景緣由和主要的分析方式。

早期語料庫的研究焦點之一是以特定詞位為基準，觀察其搭配(collocation)關係，但這種方式僅以線性順序排列為觀察對象，僅能在設定字數範圍內，捕捉到部分的語法結構，也忽略了高頻詞在語料庫中的效應，未能考量特定詞彙在語料庫中的整體分布狀況，因此很容易在高頻的搭配詞中發現高頻率的功能詞(function word)，但高頻詞高頻率的出現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就算是換成另一個構式，高頻詞還是可能高頻出現。換句話說，這樣的現象無法釐清這些高頻詞的出現是否真的是受到構式的吸引，也無法顯示特定結構之語法和語意特點，甚為可惜。此外，在搭配詞分析中，常會有許多表面相同但實際上內部結構不同的形式被計算在內，如英語的[V-ed]可能表過去式，也可能表過去分詞，而[S be given to N]可能表 give 的被動用法（如 *This diamond ring was given to Mary (by John).*），也可能表慣常行為（如 *John was given to generosity.*），這些差異無法僅由線性順序得知，在計算時，若未能將之排除，常會有不精準的問題產生，更甚者，有許多無固定詞彙的語法結構（如雙賓句式的[S V NP1 NP2]），因為缺乏可供查詢的關鍵詞，根本無法以搭配詞的方式進行研究。

有鑑於上述問題，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提出了構式搭配分析法，這個分析法是以特定結構為出發點，透過各個詞位和此構式的搭配強度(association strength)之計算，檢視哪

些詞位最容易被此結構中的某個空位所吸引或排斥，因此，此分析必須以有句法標記的語料庫出發，搜尋特定的結構。這樣的分析方式超越了線性順序的搭配詞分析，因為此方法並不限制結構中字數的多寡，且為了統計上的精準，從語料庫中找到的語料需經過研究人員逐筆檢視並手動標記，以確保被計算之語料皆符合研究者目標。

在計算搭配強度時，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主張採取費雪精確檢定(Fisher exact test)，相較於其他的統計方式（如 Z 分數、T 分數、卡方檢定等），其對樣本的分布或數量皆無特定要求，因此即使樣本非常態分布或數量較少，也不會造成統計上高估或低估搭配強度的問題。想要計算搭配詞位(collexeme)（下文以 L 表示）和搭配構式(collostruct)（下文以 C 表示）之間的搭配強度需要四種頻率，包含（一）L 出現在 C 的頻率、（二）L 出現在其他結構之頻率、（三）C 和非 L 共現之頻率、（四）其他所有非 L 且非 C 共現之頻率，我們將之整理如表 1：

表 1：計算搭配詞位和搭配構式搭配強度所需之頻率

	L	¬L	列總計
C	a	c	a+c
¬C	b	d	b+d
欄總計	a+b	c+d	a+b+c+d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219)以英語的[N *waiting to happen*]構式和 *accident* 為例，將它們在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的出現頻率整理如表 2，表中斜體部份表示此頻率可直接由語料庫搜尋決定，其他非斜體表示的頻率則經由加減而來，因為此構式是在子句層面，且以動詞 *wait* 為中心，因此語料庫中構式的總數是由 BNC 中動詞標籤的總數推估而來。經過計算後，與此構式搭配強度最高的搭配詞位如表 3 所示。

表 2： *accident* 和[N *waiting to happen*]構式之出現頻率（引自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219, Table 3）¹

	accident	¬accident	列總計
[N <i>waiting to happen</i>]	14	21	35
¬[N <i>waiting to happen</i>]	8606	10,197,659	10,206,265
欄總計	8620	10,197,680	10,206,300

表 3： 和[N *waiting to happen*]構式搭配強度最強之搭配詞位（引自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219, Table 4）

搭配詞位(n)	P 值 _{費雪精準檢驗} (搭配強度)
accident (14)	2.12E-34
disaster (12)	1.36E-33
welkom (1)	4.46E-05
earthquake (1)	2.46E-03
invasion (1)	7.10E-03
recovery (1)	1.32E-02
revolution (1)	1.68E-02
crisis (1)	2.21E-02
dream (1)	2.45E-02
it (sex) (1)	2.83E-02
event (1)	6.92E-02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指出這個研究成果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可以凸顯構式搭配分析法的優點。首先，普遍來說，[N *waiting to happen*]這個構式在英語辭典中皆未列出，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此構式的 N 是變動的，因此編輯者不知道應該

¹ 表 2 和表 3 之中文皆為筆者自行翻譯。

把這個結構放在哪個名詞之下。其次，唯一列出此構式的 *Collins Cobuild* 將其列在 *accident* 之下，並給了一個以 *disaster* 為 N 的例句，這種處理的合理性在表 3 得到了支持，因為這兩個名詞和此構式的搭配強度最高。此外，*Collins Cobuild* 將此構式的意義界定如下：

- (1) If you describe something or someone as **an 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 you mean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be a cause of danger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because they are in poor condition or behave in an unpredictable way.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220)

上述的界定帶有明顯的負面意涵，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檢視表 3，我們會發現此負面意其實是來自 *accident*，而非整個構式的語意，這可從此構式可以和 *recovery*, *dream*, *it (sex)*, *event* 等詞彙產生高搭配強度看出，因此，根據構式搭配的分析，此構式的語意應該更趨中性，據此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3) 建議將其放在 *wait* 之下，並界定如下：

- (2) [I]f you describe something as **waiting to happen**, you mean that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occur and that this is already obvious at the present point in time (often used with a negative connotation). (ibid:220)

由此可見，透過實際語料庫進行構式搭配分析確實可以增進我們對於特定構式的認識和了解，有些印象式的描述也可透過此方法得到較客觀的數據支持，甚至可以避免因主觀描述所帶來的偏頗。

2.2 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

除了搭配詞位分析之外，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4)提出了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這個方法主要以語意相近(near-synonymous)或功能接近(functionally near-equivalent)的變換句式(alternation)為對象，如雙賓結構(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和介賓補語式(dative construction)（如(3)），希望能夠透過語料庫的統計，針對這些結構當中的特定空位，看看是否有哪些詞位會特別偏愛出現在其中一種變換句式的這個空位當中（如(3)中的動詞 *sent* 的位置），藉此了解變換句式中，詞位的分布是否有偏好狀況？

- (3) a. John sent Mary the book.
 b. John sent the book to Mary.
 (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4, (1))

為了要計算特定詞彙的區辨性有多強，我們需要四種頻率（為了行文方便，我們將所牽涉的兩種結構分別稱為 C1 和 C2），包含（一）L 出現在 C1 之頻率、（二）L 出現在 C2 之頻率、（三）非 L 出現在 C1 之頻率、（四）非 L 出現在 C2 之頻率，如表 4 所示：

表 4：計算區辨性詞位所需之頻率

	L	¬L
C1	Freq (L+ C1)	Freq (¬L+ C1)
C2	Freq (L+ C2)	Freq (¬L+ C2)

作者以英語 ICE-GB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語料庫中的雙賓結構和介賓補語式為例，檢視 *give* 在這兩個結構中分布的狀況，請見表 5，其中括弧部份表示動詞和構式在隨機分布下的預期搭配頻率(expected frequency)。

表 5：give 在雙賓結構和介賓補語式中的分布(引自 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4:102, Table 1)²

	L	¬L	列總計
雙賓結構	461 (213)	574 (822)	1,035
介賓補語式	146 (394)	1,773 (1,525)	1,919
欄總計	607	2,347	2,954

經過費雪精準檢定後，我們得到 $p=1.84E-120$ ，這顯示 *give* 在這兩個變換句式中的其中一種句式中的確非常具有區辨性，換句話說，*give* 確實偏好出現在其中一種句式當中，但這個結果無法告訴我們是哪一個句式，因此我們需要比較出現頻率和預期頻率，其中 *give* 在雙賓結構中出現的頻率是預期頻率的 2 倍多(461:213)，但在介賓補語式的出現頻率不到預期頻率的一半(146:394)，由此我們可以得知 *give* 偏好出現在雙賓結構當中。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動詞，為了要更精準的得知這兩個結構的構式語意，我們需要持續計算其他所有出現在這兩個句式的動詞之出現頻率和分布狀況，儘管計算繁複，但完成之後，我們可以更確切的知道這兩個句式的區辨性詞位有哪些，並可將之依照區辨性強度加以排序，得到更完整的分布樣貌，下面舉部分成果於表 6。

² 表 5、表 6 和下文之表 8、表 9 的中文翻譯為筆者自行提供。

表 6：區辨雙賓結構和介賓補語式的搭配詞位(節錄自 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4:106, Table 2)

雙賓結構(N=1,035)		介賓補語式(N=1,919)	
搭配詞位	區辨性	搭配詞位	區辨性
give (461:146)	1.84E-120	bring (7:82)	1.47E-09
tell (128:2)	8.77E-58	play (1:37)	1.46E-06
show (49:15)	8.32E-12	take (13:63)	0.0002
offer (43:15)	9.95E-10	pass (2:29)	0.0002
cost (20:1)	9.71E-09	make (3:23)	0.0068
teach (15:1)	1.49E-06	sell (1:14)	0.0139

這樣的結果支持了採取語意分析的方法，也證實了這兩個構式的語意。在雙賓結構當中，最具有區辨性的前幾個搭配詞位（如 *give*, *show*, *offer*）都表示施事者和接收者直接接觸的轉移動作，和雙賓構式的致使轉移的構式意吻合，而介賓補語式中，最具有區辨性的前幾個搭配詞位都和致使位移有關（如 *bring*, *take*, *pass*），表示施事者和接收者之間有些空間距離，需要透過這些動作完成轉移，吻合此構式致使移動的語意。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交易類動詞的分布情形，儘管這些動詞比較吻合雙賓結構的語意，皆表所有權的轉移，但除了 *cost* 之外，大部分的交易類動詞都是介賓補語式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如 *sell* (1:14) ($p=.0139$)、*supply* (1:12) ($p=.0291$)，³這樣的結果提示我們可能需要更進一步改良我們原先對這兩個構式的構式語意分析。

當然，除了上述各自句式的區辨性搭配詞位之外，有些動詞並無特別偏好，因此可以自由地出現在兩種變換句式當中，

³ 另一個常見的交易類動詞是 *pay*，但其出現頻率和預期頻率的比率是 13:34， $p=.1809 > .05$ ，統計上並不顯著。由此可見，即使是同一種語意類別，個別動詞的區辨性也存在著差異，無法等同視之。

如 *lend* (7:13)、*send* (64:113)、*get* (20:32)、*write* (4:9)，這些動詞因為同時牽涉轉移和致使位移，所以在這兩個句式當中不具有區辨性(not distinct)。

2.3 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法

在前面兩種分析之外，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又提出了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法，這個方法主要針對的是同一個構式中的兩個（或以上）的空位，想要了解出現在這兩個空位中的詞位，其搭配強度是否高於隨機分布的預期值，如英語的 *into* 致使結構(4)，例句如(5)所示。儘管先前已有此結構之分析，如 Wierzbicka (1998)主張這個結構表示受致使者一開始不願意執行結果事件，但致使者利用方法（通常是說服或詭計）克服其抗拒的心理，由此我們大致可以推論出第一個動詞應該是表示可克服此困難的動作，而第二個動詞應該是表示受致使者不願意執行的動作，但這樣的預測仍無法顯示這兩個動詞搭配的狀況，而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法正好可以填補這樣的空缺。

(4) SUBJ_{causer} V_{causing.event} OBJ_{causee} [OBL *into* V-ing_{resulting.event}]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 (1a))

(5) ... most customers are *misled into believing* that those guarantees and warranties cover far more than they do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 (1b))

為了要計算兩個詞位之間的搭配強度（以下以 L 和 M 分別代表兩個詞位），我們同樣需要四種頻率，包含（一）L 出現在空位 1 且 M 出現在空位 2 的頻率、（二）非 L 出現在空位 1 且 M 出現在空位 2 之頻率、（三）L 出現在空位 1 且非 M 出現在空位 2 之頻率、（四）非 L 出現在空位 1 且非 M 出現在空位

2 之頻率，整理如表 7。他們以 *fool* 和 *think* 為例，計算在 BNC 中，它們在 *into* 致使結構中的搭配強度，其分布如表 8：

表 7：計算共同變化搭配詞位所需之頻率（整理自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9）

	$M_{\text{slot}2}$	$\neg M_{\text{slot}2}$
$L_{\text{slot}1}$	Freq ($L_{\text{slot}1} + M_{\text{slot}2}$)	Freq ($L_{\text{slot}1} + \neg M_{\text{slot}2}$)
$\neg L_{\text{slot}1}$	Freq ($\neg L_{\text{slot}1} + M_{\text{slot}2}$)	Freq ($\neg L_{\text{slot}1} + \neg M_{\text{slot}2}$)

表 8：*fool* 和 *think* 在 *into* 致使結構中的分布（引自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10, Table 6）

	<i>think</i>	其他動詞	列總計
<i>fool</i>	46 (7)	31 (70)	77
其他動詞	101 (140)	1,408 (1,369)	1,509
欄總計	147	1,439	1,586

經費雪精準檢測，*fool* 和 *think* 的 $p=8.708634E-31$ ，由於這個數值很小，不易理解，因此他們以 10 為底數取對數，得到 $\log_{10} 8.708634E-31=30.06$ ，顯示這兩個詞位的搭配相當強，表 9 為 p 值的對數值，部分研究結果如下所示（其中只有對數大於 1.30103 的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⁴

⁴ $P_{\log_{10}}$ 大於 1.30103 時， $p<.05$ ； $P_{\log_{10}}$ 大於 2 時， $p<.01$ ； $P_{\log_{10}}$ 大於 3 時， $p<.001$ 。

表 9：into 致使結構所吸引或排斥的共同搭配詞位（節錄自 Stefanowitsch and Gries 2005:13, Table 7）

into 致使結構所吸引的共同搭配詞位		into 致使結構所排斥的共同搭配詞位	
fool into thinking	30.06	force into thinking	2.554
mislead into thinking	12.755	coerce into thinking	1.421
mislead into believing	8.355	trick into making	0.945
deceive into thinking	5.651	push into thinking	0.794
trick into parting	5.248	trick into accepting	0.717
encourage into farming	4.652	bully into believing	0.716
dragoon into serving	4.652	talk into believing	0.671

這個結果顯示這兩個詞位搭配有語意連貫性(semantic coherence)，這個連貫性是由（文化特定的）框架語意而來，可以顯示該文化中什麼概念會引發什麼的概念，整體言而，大致可分成三種搭配組合：第一組是由詭計框架(trickery frame)和相信框架(belief frame)組成，如 *trick into believing*，表 9 中前四個搭配強度最高的配對都屬於此類；第二組如 *seduce into misbehaving*，此外，*seduce* 和 *aspire, posit, yield, believe, invest* 的搭配也具有顯著意義，其中 *misbehaving, yielding, believing* 常用在浪漫或有性暗示的場景中；第三組如 *torture into revealing*，他們的搭配強度強主要是因為一般而言 *torture* 的目的就是要對方吐露訊息，因此除了 *reveal* 之外，*torture* 的其他達顯著的共同變化搭配詞位還包含 *prove, admit, confess*。上述這些搭配顯示了高度的語意連貫，而且三種組合之中也有高度的系統性，甚至有另外一些跟特定文化有關的搭配組合，如 *dragoon* 和 *serve* 的搭配和騎士文化有關。

3. 文獻回顧

由於本研究將從構式語法、語料庫和構式搭配的觀點出發，下面的文獻回顧討論將聚焦於採用這些觀點的文章，其中 3.1 回顧漢語和客語雙及物結構之構式分析，3.2 回顧以構式搭配分析法分析漢語雙及物結構之文章。

3.1 漢語和客語雙及物結構之構式分析

本節主要討論 Liu (2006)對漢語的分析和黃漢君(2012)對客語的分析。

Liu (2006)仔細檢視了漢語的給予句式，將給予句式分為三大類：GO 句式(6)、VgeiDO 句式(7)、DO 句式(8)（為行文方便，下文會依照劉丹青(2001)之分類，將這三種句式又分別稱為介賓補語式、複合詞式、雙賓 A 式），這三個句式都和轉移有關，但以轉移的範疇（包含行為、方式、工具、前提）和賓語論元角色（包含接收者、目標、受事者）為條件，動詞可依照其可以出現在哪幾種變換句式當中，被分成五類，有些可以出現在三種句式（如表所有權轉移的「送」和表知識轉移的「傳授」），有些只能出現在兩種句式（如表貢獻的「捐」和表位移方式的「丟」），還有一些只能出現在一種句式當中（如創造類動詞「做」和獲得類動詞「買」），總體而言，當動詞越接近核心轉移意義時，能出現的句式變化也越多。

(6) 我送了一本書給他 (Liu 2006, (1a))

(7) 我送給他一本書 (Liu 2006, (1b))

(8) 我送他一本書 (Liu 2006, (1c))

接下來我們將回顧關於客語雙及物結構變換句式的研究現狀，其中黃漢君(2012)也是從構式語法的角度出發，檢視動詞出現在不同變換句式的可能性。這篇文章與 Liu (2006)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變換句式的數量，因為受到語用和信息結構之影響，這些句式中的主賓語常可省略，賓語也可以提前，因此除了上述三種句式之外，黃漢君(2012)另外增加了四種變換句式，以「送 sung³」為例，其可出現在以下七種變換句式當中：

(9) DO 句式

范丹第二擺結婚該下，仙人送佢一扇屏（黃漢君 2012, (8a)）

Fam³-dan¹ ti³ ngi³ bai² gied⁴-fun¹ ge³-ha³ xien¹-ngin⁵ sung³ gi⁵ id⁴ san³ pin⁵

‘范丹第二次結婚的時候，仙人送他一扇屏風’

(10) GO 句式

仙人送一頭金金个樹仔分佢（黃漢君 2012, (8b)）

Xien¹-ngin⁵ sung³ id⁴ teu⁵ gim¹ gim¹ ge³ su³-e² bun¹ gi⁵

‘仙人送一棵金金的樹給他’

(11) VbunDO 句式

縣官見識著阿四妹个聰明...送分阿四妹「真正萬事不求人」（黃漢君 2012, (8c)）

Ien³-gon¹ gien³-siid⁴ do² a¹-si³-moi³ ge³ cung¹-min⁵ ... sung³ bun¹ a¹-si³-moi³ ziin¹ ziin³ man³ si³ bud⁴ kiu⁵ ngin⁵

‘縣官見識到阿四妹的聰明...送給阿四妹「真正萬事不求人」’

⁵ 此處例句引自黃漢君(2012, (8)-(10))，原例句無標示聲調，本文自行添加。句式中的 L 指的是「摺/將」，O 指的是直接賓語，*bun* 是指「分」。

(12) LO-V 句式

將白布送佢 (黃漢君 2012, (9a))

Jiong¹ pag⁸ bu³ sung³ gi⁵

‘將白布送他’

(13) LO-Vbun 句式

先生就膠三十兩銀送分婦人家 (黃漢君 2012, (9b))

Xin¹-sang¹ qiu³ lau¹ sam¹-siib⁸ liong¹ ngiun⁵ sung³ bun¹ fu³-
ngin⁵-ga¹

‘老師就將三十兩銀送給婦人’

(14) (O)-V 句式

看你麼个愛送俚 (黃漢君 2012, (10a))

Kon³ ngi⁵ ma²-gai³ oi³ sung³ ngai⁵ li¹

‘看你什麼要送我呢’

(15) (O)-Vbun 句式

恁樣係若福氣，這粒龍珠就送分你 (黃漢君 2012, (10b))

An²-ngiong⁵ he³ ngia¹ fug⁴-hi³, ia² liab⁸ liung⁵ zu¹ qiu³ sung³
bun¹ ngi⁵

‘這樣是你的福氣，這顆龍珠就送給你’

此外，該文將可出現在這些句式的動詞分為四大類，如(16)所示，在這幾類動詞當中，雙賓轉移動詞可視為轉移實例(instance)，非雙賓轉移動詞可視為轉移手段，這兩類具有核心的轉移意；相對來說，創造類動詞與獲取類動詞只能視為轉移發生的前提(pre-condition)。

- (16) a. 雙賓轉移動詞：如「送(sung³)」、「借(jia³)」、「賣(mai³)」等
b. 非雙賓轉移動詞：如「寄(gi³)」、「交(gau¹)」等
c. 創造類動詞：如「寫(xia²)」、「畫(fa³)」等
d. 獲取類動詞：如「買(mai¹)」、「摘(zag⁴)」等

綜觀句式和動詞之間的互動，黃漢君(2012)進一步將七種句式化約為三大類，即 DO 類（包含 DO 句式、LO-V 句式、(O)-V 句式）、VbunDO 類（包含 VbunDO 句式、LO-Vbun 句式、(O)-Vbun 句式）、GO 類（僅包含 GO 句式）。在這三大類句式當中，GO 句式所允許的動詞類別最多，(16)所列的四類都可以出現在此結構當中；VbunDO 類的接受度稍微低一些，獲取類動詞無法出現，創造類動詞的接受度也會因人而異；DO 類的動詞類別最受限，僅接受雙賓轉移動詞。本文將在這樣的句式分類架構之下，另外增加雙賓 B 式（見下文），進行句式和搭配動詞的檢視。

儘管先前已經累積很多關於雙及物句式和動詞互動的成果，但這些研究關注的僅是變化句式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區分不夠細緻，因為雖然有些動詞具有變換句式，可是在實際使用上，這些變換句式的使用頻率差距可能很大，目前也已有許多研究發現句式變換會有以詞位為本的偏好現象，有些甚至會產生以語意為本的偏好現象（如 Wulff 2006；Bernolet and Colleman 2016；Rozas and Miglio 2016），在這些基礎之上，我們希望能利用語料庫的實際語料，針對客語雙及物結構進行更仔細的構式搭配分析，以便釐清各構式之語意特點、構式和動詞搭配強度之差異。

3.2 以漢語雙及物結構為對象之構式搭配分析法

本節將回顧王紅衛(2017)和張懂(2018)，這兩篇文章都以構式搭配分析法分析漢語雙及物結構，與本研究密切相關。

王紅衛(2017)利用大陸國家語委現代漢語語料庫，以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分析漢語的四種雙及物構式，如(17)所示，檢視哪些動詞偏愛出現在哪一種變換句式，由於該語料庫無法自動檢索出雙及物句式，因此作者參照前人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地檢索可能出現在雙及物句式的動詞，一一搜尋之後，再仔細檢視這些句子，並手動刪除不符定義的例句。

- (17) S1: 他送我一本書
S2: 他送一本書給我
S3: 他送給我一本書
S4: 他給我送了一本書

透過計算動詞和構式的搭配強度，各句式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別如下：首先，依照搭配強度排序，S1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有 8 個，如表 10 所示，這些動詞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是信息傳遞類，如「告訴」、「報告」、「回」、「教」，另一類是固有的給予類動詞，如「賞」、「還」、「送」、「贈」，其中搭配強度最大的是「告訴」，大幅領先排名第二的「賞」。

表 10：S1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王紅衛 2017:25, 表 3）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告訴	58.3929	回	2.5713
賞	4.9309	送	2.3034
報告	3.9237	教	1.7959
還	3.7506	贈	1.6157

S2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有 7 個，如表 11，從語意上分類，可分為三大類，包含（一）交際工具類，如「打（電話）」、「匯」、「寄」、（二）固有給予類，如「借」、「分」、「賣」、（三）方式類，如「帶」。

表 11：S2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王紅衛 2017:25, 表 4）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打(電話)	10.7277	帶	1.6198
借	2.7813	匯	1.4786
分	2.2355	寄	1.3115
賣	1.8737		

S3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有 10 個，如表 12，動詞語意可分為四類，包含（一）固有給予類，如「交」、「賜」、「付」、「獎」、「送」、（二）方式類，如「遞」、「塞」、（三）未來擁有類，如「分配」、「撥」、（四）信息傳遞類，如「教」。

表 12：S3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王紅衛 2017:25, 表 5）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交	9.9111	教	3.0223
遞	7.883	分配	2.517
賜	4.6745	獎	2.4742
付	4.9919	送	2.1627
塞	3.3784	撥	1.6817

S4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有 9 個，如表 13，動詞語意可分為五類，包含（一）未來擁有類，如「提供」、「留」、（二）方式類，如「倒」、「捎」、「斟」、（三）製作類，如「寫」、（四）交際工具類，如「打（電話）」、（五）其他類，如「介紹」、「加」。

表 13：S4 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王紅衛 2017:25, 表 6）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搭配詞位	搭配強度
寫	19.2786	留	2.8129
提供	16.0379	打(電話)	2.4504
介紹	9.1615	捎	1.7541
倒	3.5285	斟	1.5421
加	2.8558		

若以上述語意類別為基礎，重新進行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結果如下表（其中正數代表吸引，負數代表排斥，此外為方便閱讀，筆者將搭配上特別具區辨性的類別加上灰色網底表示），根據此表，我們得知 S1 主要表達信息傳遞，S2 主要表達通過交際工具或某種方式之給予，S3 主要表達固有給予和以某種方

式給予，S4 主要表透過製作行為或交際工具之給予，也表達未來擁有和其他類的給予，此構式的語意範圍涵蓋最廣。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這四種構式個別之構式義。

表 14：動詞語意類別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王紅衛 2017:26, 表 7）

動詞語意 類型	和 S1 的 搭配強度	和 S2 的 搭配強度	和 S3 的 搭配強度	和 S4 的 搭 配 強 度	最 大 偏 離
信息的傳 遞	53.5595	-8.4936	-5.1493	-19.2736	S1
方式	-12.7598	1.5831	3.6551	0.299	S1
交際工具	-9.3368	12.2743	-6.9032	1.9975	S2
製作義	-9.542	0.3476	-10.8795	19.7636	S4
固有給予	1.0756	-0.5556	12.0401	-15.7337	S4
未來擁有	-7.8115	-3.868	-0.6683	11.6212	S4
其他	-2.5277	-1.1787	-4.1349	10.3622	S4

張懂(2018)利用北京語言大學語料庫中心之語料庫⁶探討漢語雙及物構式之原型語意，該語料庫為大型之平衡語料庫，已經過斷詞和詞性標註，也提供檢索式之自動檢索，因此可以快速搜尋出雙及物構式。經過檢索及人工查核後，共得到 41,136 筆語料，經計算得到動詞出現在該語料庫中的總數和出現在雙及物構式的總數，利用 R，進行 Coll. Analysis 3.5 之分析，共得到 64 個與雙及物構式顯著相關的動詞，下表列出搭配強度最高的前 10 個動詞：

⁶ 網址如下：<http://bcc.blcu.edu.cn>。

表 15：動詞語意類別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張懂 2018:81, 表 1）

排序	動詞	搭配強度
1	給	293.08
2	帶給	251.52
3	傳給	240.36
4	收	211.29
5	欠	160.64
6	回答	146.88
7	要	140.46
8	偷	138.34
9	請教	133.71
10	送	116.37

作者進一步將出現在雙及物構式的動詞依照語意分類，計算各語意類別和構式的共現頻率（如表 16）以及和構式之間的搭配強度（如圖 1），其中給予類和獲取類在出現頻率和搭配強度上都是最高的，因此張懂(2018)將之設定為漢語雙及物構式的語意原型，此外，由表 16 和圖 1 也可以清楚看到，出現頻率高的動詞和構式搭配的強度未必比較高，如稱謂類、詢問類動詞。

表 16：動詞語意類別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引自張懂 2018:82, 表 2）

動詞類型	與雙及物構式共現頻數	百分比	動詞示例
給予類動詞	18	21.18%	給、遞、賞
獲取類動詞	16	18.82%	收、要、拿
傳送類動詞	8	9.41%	送、贈、寄
稱謂類動詞	7	8.24%	叫、稱呼、罵
教示類動詞	7	8.24%	教、告訴、回答
偷搶類動詞	6	7.06%	搶、偷、奪
詢問類動詞	6	7.06%	問、詢問、諮詢
購買類動詞	6	7.06%	買、賒、賺
指派類動詞	5	5.88%	分配、指派、勻
投射類動詞	3	3.53%	拋、扔、踢
租借類動詞	3	3.53%	借、租、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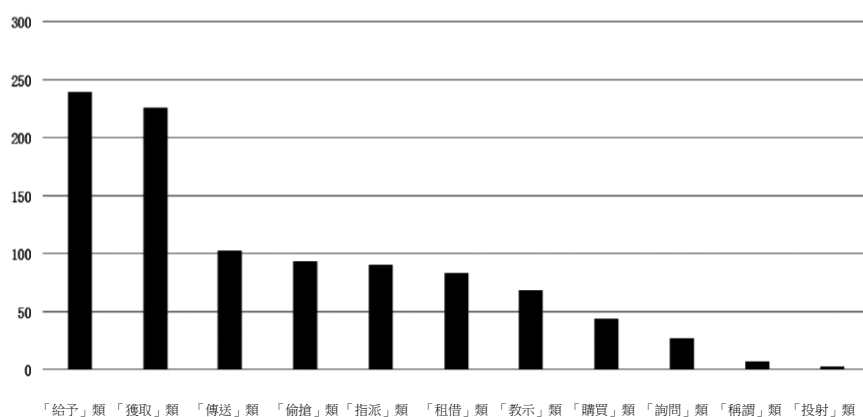


圖 1：不同語意類型的動詞與漢語雙及物構式的搭配強度（引自張懂 2018:83, 圖 1）

綜觀而言，上述兩篇研究都利用動詞和構式的搭配強度進一步探討漢語雙及物構式的特點，確實增進了我們對這些構式的認識，惟兩篇研究都還有些待克服之問題。首先，王紅衛(2017)所利用的語料庫未有詞類標記，更無句法結構檢索之功能，只能利用窮盡法盡量搜尋例句，但這種方式易有漏網之魚，當此類分析的語料筆數偏少時，若有語料缺漏，不清楚對後續統計的影響程度有多大。此外，張懂(2018)雖然可以利用語料庫自動檢索雙及物構式，但在其討論中，未明確定義雙及物構式之範圍，先前許多構式語法的分析也明白指出不同句法形式代表了不同的構式，彼此之間無法等同化約，由表 15 的例子來看，裡面有「給」和「帶給、傳給」，後者若非賓語提前的結構（如「這間公司爸爸傳給了兒子」），就是所謂的複合詞式雙及物結構（如「我帶給他一個好消息」），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顯見作者不同於王紅衛(2017)的作法，未區分如 S1, S2, S3, S4 等不同的雙及物結構，這種作法可能無法凸顯各個雙及物構式之特點。有鑑於此，本研究將自行建立有標記的客語語料庫，並依照不同的構式，個別統計動詞和構式之間的搭配強度，期能避免上述研究所遭遇之問題。

4. 客語雙及物構式之構式搭配分析

在這一節當中，我們將先在 4.1 檢視各雙及物句式的分布狀況，之後依序在 4.2 進行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中各動詞的搭配強度計算，在 4.3 檢視特定動詞在上述兩個句式的偏好狀況，在 4.4 則觀察目的給予句式中，前後兩個動詞之間共同變化情形。

4.1 句式分布

由於目前客語缺乏具有詞類標記的語料庫，囿於人力與時間，本文僅能進行小型的初步嘗試，基於下列理由，本研究選擇了《阿啾箭个故鄉》這本散文集當成語料來源：首先，這本散文為四縣腔之作品，四縣是台灣的主要腔調，使用人口也最多，較具代表性；其次，本書作者龔萬灶先生長期從事客語文之整理和傳承，曾參與《客語辭典》、《客語字音辭典》之編印，也著有《客語實用手冊》、《阿啾箭个故鄉》等書，更在 2008 年獲頒語言文史類客家傑出成就獎，《阿啾箭个故鄉》主要描寫早期農村客家人的生活、思維與「硬頸」的精神，其文字流暢優美，所使用的客家詞彙也非常道地，具有一定之代表性與研究價值；再來，在口語語料和書面語料中，僅後者能在短期內取得大量語料，儘管口語語料也相當具有價值，但目前無相關的語料庫可供使用，口語語料之相關研究、口語和書面語之差異等問題只能等日後時機更成熟之後方能進行。⁷然而，由於僅以單一文本、單一作者之作品為語料來源，本文所得之結果可能受該書作者個人的風格、地區、語言習慣影響，無法完全公正客觀，因此本文僅能當成是先行的試驗，待日後有大型的客語平衡語料庫出現後，才能夠更全面客觀的檢驗本文對於各種現象的詮釋。

《阿啾箭个故鄉》全書約 83,822 個字。我們先依照由國立政治大學賴惠玲老師團隊為建置「臺灣客語語料庫」所訂定之詞類表進行斷詞和詞類標記，其詞類共計 24 類，包含 AD 表副詞、AS 表時貌、BUN 表示「分」、C 表示連詞、DED 表示「得」、DET 表限定詞、DO 表「到」、GE 表「个(的)」或「个(地)」、HE 表「係」、IJ 表感嘆詞、LAU 表「摻」、M 表量詞、N 表名

⁷ 儘管目前有《苗栗縣客語故事集》(共三冊)可做為四縣腔口語獨白之語料，但當初錄音資料可能因為整理者之風格，其文字和銜接都非常流暢，口語性質反而不明顯，因此本文暫不採用。

詞、NEG 表否定詞、NH 表非客語、ON 表擬聲詞、P 表介詞、PN 表代名詞、PRT 表助詞、PU 表標點、RN 表專有名詞、TUNG 表「同」、VA 表行動動詞、VS 表靜態動詞。在完成第一次標記後，間隔一個半月，我們再重新進行第二次校訂，共得 7,590 個詞項，全部詞類的標記次數為 61,959 次。部分標記語料範例如下所示：

- (18) 較-AD 早-VS 該央時-N，-PU 耕種人-N 个-GE 細人仔-N，-PU 從-P 細-VS 就-AD 愛-AD 摻-LAU 屋家人-N 搵手-VA 做事-VA、-PU 掌牛-VA、-PU 割草-VA，-PU 無-NEG 就-AD 渡人-VA。-PU 愛-AD 等-VA 到-P 當晝頭-N，-PU 大人-N 睡當晝-VS 哩-PRT，-PU 正-AD 偷偷仔-AD 溜出去-VA 搞-VA。-PU (阿啾箭个故鄉-摸螺挖蟹)

完成標記後，我們先直接以「分-BUN」為關鍵詞進行搜尋，共得到 336 筆語料，之後再透過人工查核，將出現在雙賓 A 式、介賓補語式和複合詞式的動詞找出來，以利後續的構式搭配分析，然而雙賓 A 式的主要動詞不限於「分」，為免有疏漏，我們也利用 VA 搭配 N 的方式先第一層過濾出 VA+N 的結構，之後再以人工進行 VA+N 後之另外一個 N 的搜尋，另外也利用窮盡法（參照朱德熙 1979；Liu 2006），盡可能地找尋可能出現在此構式之動詞，包含「借 jia³、送 sung³、賞 song²、賣 mai³、還 van⁵、賠 poi⁵、輸 su¹、少 seu²、欠 kiam³、教 gau¹、租 zu¹、招待 zeu¹tai³、餵 vi³、問 mun³、報告 bo³go³、通知 tung¹di¹、提供 ti⁵giung¹、贏 iang⁵、回答 fi⁵dab⁴、答應 dab⁴in³、介紹 gie³seu³、讓 ngiong³、準 zun²」，搜尋結果顯示，除了「問 mun³」有 2 筆語料之外，其他的動詞都未出現在雙賓 A 式中。經過上述的搜尋步驟後，我們找到了 338 筆語料，扣除跟「給予」無關之 238

筆例句，雙及物各相關句式共 100 筆，各句式之筆數、分布比例及例句如下：⁸

(19) 雙賓 A 式(NP+V+OR+OT) (5 筆, 5%)

秋娘愛麼个，佢就分佢麼个。

Qiu¹ngiong⁵ oi³ ma²ge³, gi⁵ qiu³ bun¹ gi⁵ ma²ge³

‘秋娘想要什麼，他就給她什麼’

(20) 雙賓 B 式(NP+V+OT+OR) (0 筆, 0%)⁹

(21) 介賓補語式(NP+V+OT+分+OR) (16 筆, 16%)

佢會分一樣搞个東西分你。

Gi¹ voi³ bun¹ id⁴ iong³ gau² e³ dung¹xi¹ bun¹ ngi⁵

‘他會給一項玩的東西給你。’

(22) 複合詞式(NP+V+分+OR+OT) (0 筆, 0%)¹⁰

⁸ 句式代碼說明如下：NP 表施事者、V 表動詞、OT 表客體、OR 表接收者、V2 表第二個動詞。

⁹ 此即文獻上一般所謂的倒置雙賓結構或雙賓 B 式，如「佢分一本書阿英 Gi bun yit bun sun Ayin ‘他給阿英一本書’ (Lai 2004, (3b))」，Yeh (2020)透過歷時和跨方言的語料，論證此種結構起源自介賓補語式的介詞省略。由於台灣四縣和海陸客語倒置雙賓結構一般僅允許「分」（參見 Yeh 2020），儘管有些使用者也接受「借」這個動詞（參見邱湘雲 2005），但因為原本所允許的動詞種類少，此句式出現的機率本來就比較低，因此我們在目前的語料庫中未發現相關例句。

¹⁰ 此即前文所討論的(11)。根據劉丹青(2001)的研究，漢語方言中，複合詞式是給予類雙及物結構中最有標的一種句式，很多方言都極力避免此種結構，即使有此結構之方言，其使用範圍也常常更受限制，張敏(2011:95)將複合詞式視為雙賓 A 式的一種延伸格式，葉瑞娟(2021)考察早期巴色會客語語料時也發現同樣的現象，巴色會客語只有雙賓 B 式，而無雙賓 A 式，與此相對應的就是巴色會文獻中無複合詞式的雙及物結構。上述這些討論可能跟此種句式沒有出現在《阿啾箭个故鄉》中有關，當然我們也不排除這和該書作者個人的風格偏好有關，我們目前無法斷定，這需要更多證據方能

(23) 給予目的句式(NP+V+OT+分+OR+V2) (28 筆, 28%)

暗晡頭愛放兜草分佢食點心。

Am³bu¹teu⁵ oi³ biong³deu¹ co² bun¹ gi⁵ siid⁸ diam²xim¹

‘晚上要放一些草給他吃點心。’

(24) NP+V+分+OR (2 筆, 2%)

客家話係摠者个母語...爺哀傳分子女。

Hag⁴ga¹fa³ he³ en¹li² ge³ mu¹ngi¹...ia⁵oi¹ con⁵ bun¹
zii²ng²

‘客家話是我們的母語...爸媽傳給子女。’

(25) NP+V+分+OR+V2 (1 筆, 1%)

兩公婆...密密挾分細人仔食。

Liong²gung¹po⁵... med⁸med⁸ giab⁸ bun¹ se³ngin⁵e² siid⁸

‘兩夫妻...不斷地夾給小孩子吃。’

(26) NP+V+分+OR+个關係子句標記 (2 筆, 2%)

到落尾，愛筭分男家頭个禮品...

Do³ log⁸mi¹, oi³ zag⁴ bun¹ nam⁵ga¹teu⁵ ge³ li¹pin²

‘到後來，要送給男方的禮品...’

(27) NP+V+OR+个關係子句標記 (1 筆, 1%)

緊工時節，蔣田割禾，統統係著等該身阿姆分佢个「真皮衫」。

Gin²gung¹ sii⁵jied⁴, sii³tien⁵ god⁴vo⁵, tung¹tung¹ he³ zog⁴
den² ge³ siin¹ a¹me¹ bun¹ gi⁵ ge³ “ziin¹pi⁵sam¹”

‘農忙時期，插秧割稻，全部都是穿著那套媽媽給他的
「真皮衣」。’

證明。

(28) OR+V+OT (6 筆, 6%)

阿爸分捌這份田，目珠頭毋識皺一下。

A¹ba¹ bun¹ do² lia² fun³ tien⁵, mug⁴zu¹teu⁵ m⁵ siid⁴ jiu³
id⁴ ha³

‘爸爸分到這塊田，眉頭不曾皺一下。’

(29) OT+V+OR (9 筆, 9%)

三哥講佢有一坵用賭一截个掙仔愛分佢。

Sam¹go¹ gong² gi⁵ iu¹ id⁴ de³ iung³ cun¹ id⁴ jied⁴ ge³
cud⁸e² oi³ bun¹ ngai⁵

‘三哥說他有一塊用剩下一小塊的橡皮擦要給我。’

(30) OT+V+OR+V2 (2 筆, 2%)

佢識問吾姆，做麼个愛將吾姊分人做細心臼仔。

Ngai⁵ siid⁴ mun³ nga¹ me¹, co³ma²ge³ oi³ jiong¹ nga¹ ji²
bun¹ ngin⁵ co³ se³xim¹kiu¹-e²

‘我曾問我媽媽，為什麼要把我姐姐（送）給別人當童養媳。’

(31) OT+V+分+OR+V2 (7 筆, 7%)

第二個阿姊也係送分人做細心臼仔。

Ti³ngi³ ge³ a¹ji² me³ he³ sung³ bun¹ ngin⁵ co³
se³xim¹kiu¹-e²

‘第二個姊姊也是送給人當童養媳。’

(32) OT+V+分+OR (19 筆, 19%)

兩老...賭个全部分分三個後生个。

Liong²lo² ... cun¹ ge³ qion⁵pu³ fun¹ bun¹ sam¹ ge³
heu³sang¹ge³

‘兩老...剩下的全部分給三個年輕人。’

(33) 分+OT (2 筆, 2%)

該隻摘來个...較講乜係別人个。故所，分山分田个時節...

Ge³ zag⁴ nam² loi⁵ ge³ ... ka³ gong² me³ he³ ped⁸ngin⁵
ge³. Gu³so² bun¹ san¹ bun¹ tien⁵ ge³ sii⁵jied⁴

‘那個抱來的...再怎麼說也是別人的。因此，給山（地）給田（地）的時候...’

4.2 兩種句式之構式搭配分析

計算過句式和個別動詞的數量後，我們可以開始著手構式搭配分析，檢視特定構式和個別動詞之間的搭配強度，然而，客語雙及物結構的表面形式常因論元省略或提前而出現不同的變體，造成變體的種類繁多，但數量卻非常稀少，這些有待日後擴充語料庫規模後再深入探討，本文只聚焦於文獻上較常被討論的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雙賓 B 式和複合詞式則因未見於語料當中，也暫時略而不談。

4.2.1 雙賓 A 式

為了要計算出動詞和雙賓 A 式的搭配強度，我們需要下面的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e)：

表 17：「分 bun¹」和雙賓 A 式之出現頻率

	分	¬分	列總計
雙賓 A 式	3	2	5
¬雙賓 A 式	333	13,609	13,942
欄總計	336	13,611	13,947

表 18：「問 mun³」和雙賓 A 式之出現頻率

	問	¬問	列總計
雙賓 A 式	2	3	5
¬雙賓 A 式	36	13,906	13,942
欄總計	38	13,909	13,947

本研究計算搭配強度時，所採取的測量方式是雙向的 (bidirectional measure)，這樣的測量主要是要檢測某個詞位和特定構式之間的共現 (co-occurrence) 頻率在統計上是否顯著高於兩者間無關聯的假設 (即虛無假設) (cf. Levshina 2015:224-239)。預期頻率 (expected frequency) 是指假設某詞位在特定結構中的出現頻率和其在其他結構中的出現頻率是一樣的情況下，該詞位預期會出現的頻率 (Levshina 2015:228)，¹¹ 當該詞位實際出現的頻率高於預期的頻率 (下表的 Obs > Exp)，我們就認為該詞位與該構式互相吸引，若是實際出現的頻率低於預期的頻率，我們則認為其與該構式互斥。對數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常被用來檢測詞位和構式之間的搭配強度，但對於低頻的分布來說，費雪精確檢定 (下表的 $p_v F = \text{Fisher exact test } p\text{-value}$) 更準確，儘管兩者間的結果有些微差異，但它們之間高度正相關 (Levshina 2015:235-36)，因此兩個數值皆可用來判斷搭配強度。其中，因為費雪精確檢定的數值很小，不易閱讀，所以我們採用科學記號標示，數值越小，代表搭配強度越強，不過為了更符合一般人的習慣，我們將此數值改成以 10 為底數的對數值 (下表的 $P_{\log 10}$)，並利用負號將之轉換成正數 (下表的 $-P_{\log 10}$)，此時數值越大代表搭配強度越強。由於只有兩個動詞出現在雙賓 A 式中，它們個別的搭配強度如表 19 所示：

¹¹ 原文如下：“The expected frequency ... is the frequency that would be observed if the proportion of the verb in the construction were equal to the proportion of the verb in all other constructions.”

表 19：動詞和雙賓 A 式之搭配強度

動詞	L in C	Expected	Obs > Exp	Log Likelihood	pvF	P _{log10}	-P _{log10}
問	2	0.01	attracted	15.18	7.000E-5	-4.1549	4.1549***
分	3	0.12	attracted	12.13	1.300E-4	-3.88606	3.88606***

上表顯示，單純的動詞出現頻率不足以代表該動詞和構式之間的搭配強度，儘管「問 mun³」出現 2 次，「分 bun¹」出現 3 次，但前者的預期頻率只有 0.01，後者的預期頻率是 0.12，相差 10 倍以上，因此最後經費雪精確檢定計算後，我們發現，在此構式中，「問 mun³」的搭配強度高於「分 bun¹」。

上述結果與我們一般對於雙賓 A 式主要表達「物體的轉移」有些微出入，通常我們認為此句式的典型動詞是「分 bun¹」，而非「問 mun³」，¹²然而，不論是「問 mun³」，還是「分 bun¹」，都與物體或訊息的轉移有關，與雙賓 A 式的構式語意不相違背。實際上此結論也呼應上文所討論的王紅衛(2017)之研究，他利用大陸國家語委現代漢語語料庫，以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法分析漢語雙賓 A 式（即(17)的 S1 句式）的區辨性搭配詞位，發現此句式的動詞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類是信息傳遞類，另一類是固有的給予類動詞，其中搭配強度最大的是「告訴」（搭配強度為 58.3929），遙遙領先排名第二的「賞」（搭配強度為 4.9309），他依照表 14 的分布狀況，主張漢語雙賓 A 式主要表達信息傳遞。由此觀之，本文的結果和王紅衛(2017)的發現基本上相同，惟在搭配強度上，客語「問」和「分」的差異沒有漢語「告訴」和「賞」的差異來的大。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們的語料庫規

¹² 例如，Goldberg (1995:38)主張英語雙賓結構(NP₁ V NP₂ NP₃)具有構式多義性，此構式最核心的語義是「施事者成功致使接收者收到受事(Agent successfully causes recipient to receive patient)」，典型的動詞包含表示給予動作的固有動詞(verbs that inherently signify acts of giving)，如 *give*, *pass*, *hand*, *serve*, *feed* 等。黃漢君(2012)也主張雙賓轉移動詞具有核心的轉移意，詳見上述 3.1 節之討論。

模太小，對於結論的詮釋需更加謹慎。因此，儘管就目前的發現而言，「問」的搭配強度高於「分」，也有漢語的相關研究相互映照，但我們仍無法排除這或許是該書作者的使用偏好，也可能是導因於描述內容所造成的巧合。日後我們若能擴充語料庫的規模，在更大型的、有標記的平衡語料庫基礎之上，得到更多雙賓 A 式的實例時，我們才有機會重新檢驗目前的結論，進一步釐清雙賓 A 式真正的本質。

4.2.2 介賓補語式

同樣的，為了要計算動詞和介賓補語式的搭配強度，我們需要下面的列聯表，但因為出現在此構式的動詞較多，我們只以幾個出現頻率較高的動詞為範例，包含「買 mai¹」、「討 to² 娶」、「分 bun¹」，分別如表 20 到表 22 所示：

表 20：「買 mai¹」和介賓補語式之出現頻率

	買	¬買	列總計
介賓補語式	4	12	16
¬介賓補語式	54	13,877	13,931
欄總計	58	13,889	13,947

表 21：「討 to² 娶」和介賓補語式之出現頻率

	討	¬討	列總計
介賓補語式	3	13	16
¬介賓補語式	25	13,906	13,931
欄總計	28	13,919	13,947

表 22：「分 bun¹」和介賓補語式之出現頻率

	分	¬分	列總計
介賓補語式	2	14	16
¬介賓補語式	334	13,597	13,931
欄總計	336	13,611	13,947

此外，雖然很多動詞在此構式中的出現頻率是相同的，如「切 qied⁴」、「送 sung³」、「準備 zun¹pi³」、「倒 do²」、「拈 ngiam¹」、「托_(夢) tog⁴」、「包 bau¹」都只出現一次，但這不代表它們的搭配強度一樣，我們還必須考慮該動詞在整個語料庫出現的頻率，因此經過計算後，它們搭配強度上的差異自然會顯現出來，結果請看表 23。

表 23：動詞和介賓補語式之搭配強度

動詞	L in C	Expected	Obs > Exp	Log Likelihood	pvF	P _{log10}	-P _{log10}
買	4	0.07	attracted	23.75	4.72E-7	-6.32606	6.32606***
討 _要	3	0.03	attracted	20.46	3.99E-6	-5.39903	5.39903***
托 _(夢)	1	0.00	attracted	10.71	1.15E-3	-2.9393	2.9393**
切	1	0.01	attracted	6.46	1.40E-2	-1.85387	1.85387*
倒	1	0.01	attracted	6.46	1.40E-2	-1.85387	1.85387*
拈 _換	1	0.03	attracted	5.31	2.50E-2	-1.60206	1.60206*
包	1	0.03	attracted	5.22	2.60E-2	-1.58503	1.58503*
送	1	0.04	attracted	4.27	4.30E-2	-1.36653	1.36653*
準備	1	0.05	attracted	3.96	5.00E-2	-1.30103	1.30103*
分	2	0.39	attracted	3.20	5.60E-2	-1.25181	1.25181

由於所有動詞實際出現的頻率都比預期頻率高，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些動詞是被介賓補語式所吸引的，搭配強度最高的是「買 mai¹」，其次是「討 to²‘娶」，儘管「分 bun¹」出現的次數高於剩下的其他動詞，但其 $p=.056$ ，大於 0.05，為不顯著。由上述討論可知，僅依賴個別動詞在語料庫出現的頻率無法得知其和構式之間的搭配強度，以「托_(夢) tog⁴」和「準備 zun¹pi³」為例，前者在整個語料庫只出現一筆，但這一筆就是出現在介賓補語式，因此其搭配強度很高，¹³「準備」也在此構式中出現一次，但整個語料庫有 45 筆「準備 zun¹pi³」的例子，因此其中一筆出現在介賓補語式也就稱不上是特別突出的特點，其搭配強度自然就低。

仔細觀察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的搭配強度狀況，我們發現兩個構式有不同的偏好。雙賓 A 式偏好表給予義的動詞，其中「分」是典型的給予動詞，而「問」透過將信息視為物體的隱喻，表達訊息的傳遞；就介賓補語式而言，所有具顯著的動詞之中，除了「送 sung³」為固有的給予動詞之外，其他的動詞都是表示轉移的前提(precondition)（依照 Liu 2006 之分類），如「買 mai¹」和「討 to²‘娶」為獲取類動詞，「切 qied⁴」、「倒 do²」、「拈 ngiam¹‘撿」、「包 bau¹」、「準備 zun¹pi³」都表方式，顯示介賓補語式強調的是獲取物品之後的轉移。這是比較令人意外的發現，前人的研究都只提及介賓補語式可搭配的動詞，如黃漢君(2012)指出此句式可和下列動詞一起出現，包含雙賓轉移類動詞（如「送 sung³」、「借 jia³」、「賣 mai³」）、非雙賓轉移類動詞（如「寄 gi³」、「交 gau¹」）、創造類動詞（如「寫 xia²」、「畫 fa³」）、獲取類動詞（如「買 mai¹」、「摘 zag⁴」），因為轉移類雙賓動詞是各種給予句式都可出現的動詞，因此一般都認為

¹³ 此為完全依賴(reliance)的關係。「吸引」和「依賴」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以整個構式的整體使用情形為根據，檢視該動詞出現在此構式的相對頻率，而後者是以某個動詞的整體使用情形為根據，檢視該動詞出現在此構式中的相對頻率(Levshina 2015:228-229)。

這類動詞是給予句式的核心成員，而非表轉移前提的創造類動詞和獲取類動詞。

若本文的分析正確的話，此處的觀察或可為客語介賓補語式的起源提供一個額外的證據。張敏(2011:102)仔細探討了漢語方言雙及物結構的南北差異，他指出贛南、閩西地區不少客家話的給予動詞來自持拿義動詞（以「拿」為主），¹⁴這與嘉應客家話大多使用「分」的情況不同，同時他對於粵語的「畀」是否真為原生的雙及物動詞持懷疑態度，因為其表現幾乎完全平行於長江中下游地區方言中來自持拿義動詞的「V_給」，粵語的「畀」也具有許多持拿義動詞前身留下的痕跡。在此研究基礎之上，Yeh (2020)檢視了早期巴色會客語中的「俾/畀/奔」，¹⁵同樣發現儘管「俾/畀/奔」表面上不是來自持拿義動詞，但卻具有持拿義動詞的特點，例如，（一）除了「畀/俾/奔」之外，其他的給予類動詞(如「傳、送」等)作為主要動詞帶單賓語時，只能帶表客體的受事賓語，而無法直接帶接受者，這些動詞若同時帶兩個賓語時，須出現在介賓補語式；（二）「畀/俾/奔」可充當工具標記，此用法平行於其他以「持拿義動詞+直接賓語+介+間接賓語」表給予句式的方言；（三）文獻中有少數看似以方所介詞充當介賓補語式中與格標記的例子，如「在」、「轉」、「背」，這顯示客語給予類雙賓結構的歷時發展中，可能存在著類似「拿某物到某人」這樣的結構；簡言之，這三個特點顯示客語的「給某人某物」可能是以「拿某物到/在某人」的介賓補語式表達，惟該文無明確證據證明「分」具有方所介詞用法。關於「分」的給予動詞用法和方所介詞用法也許可以從畚話得到一些啟發。貴溪樟坪畚話的「分[pun⁴⁴]」除了可充當雙賓動詞(34)外，還可充當引介處所的介詞，如(35)。

¹⁴ 例如連城客家話（參見項夢冰 1997:361-366）。

¹⁵ 「畀/俾/奔」為巴色會文獻中不同的寫法，全都是用來表通用給予義的動詞。

- (34) 渠分我一本書。(劉綸鑫、余頌輝 2008:156)

tɕiu⁴⁴ pum⁴⁴ ŋuai⁴⁴ iʔ⁵ pum³⁵ su⁴⁴
 ‘他給我一本書。’

- (35) a. 我□分南昌。(劉綸鑫、余頌輝 2008:155)

ŋuai⁴⁴ t'ɔŋ⁴⁴ pum⁴⁴ nɔn²² t'ɔŋ⁴⁴
 ‘我住在南昌。’

- b. 渠拿畫貼分牆嘢。(劉綸鑫、余頌輝 2008:155)

tɕiu⁴⁴ naŋ⁴⁴ fɔ⁴² t'ɔuʔ⁵ pum⁴⁴ ts'ioŋ²² tɛʔ⁵
 ‘他把畫貼在牆上。’

綜合上述考察，我們得知不少客家話的給予動詞來自持拿義動詞(如江西瑞金、江西石城和福建連城的「拿」)(張敏 2011: 129-130)，「分」在巴色會文獻中保有工具標記用法，貴溪樟坪畚話的「分」可同時充當雙賓給予動詞和方所介詞，這些現象都指明客語的介賓補語式很有可能來自持拿義動詞加上方所介詞的「拿某物到/在某人」之格式。本文的研究也與此相呼應，我們發現除了「送」之外，與介賓補語式搭配強度最高的都是表轉移的前提和轉移的方式，強調的是獲取物品之後的轉移。換句話說，此句式的致使位移意很明顯，實際上持拿義動詞表達的也是方式。因此，儘管介賓補語式表面上無明顯的位移義，但透過構式和動詞的搭配分析，我們發現其本質和「拿某物到/在某人」的格式非常相近，這對於客語介賓補語式源自於持拿義動詞的說法提供了證據，也是先前研究未注意的部分。

與王紅衛(2017)的漢語 S2 句式相比，S2 更偏好交際工具類動詞(如「打(電話)」)和固有給予類動詞(如「借」)，與本文的結果大不相同，造成差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的語料庫過小，以致於以偏蓋全，但也可能導因於南北方言的差異，張敏(2011: 92)指出在給予類雙賓結構僅用 A 式的方言群裡，介賓補語式中的與格介詞幾乎都來自通用給予義動詞「V 給」，而在可用 B 式的方言群裡，介賓補語式中的與格介詞多來

自方所介詞，即使有來自「V_給」的與格介詞，多數情況下也有證據顯示其使用晚於來自方所介詞的與格介詞。漢語即屬前一類，而客語屬後一類，因此，漢語和客語介賓補語式搭配動詞的不同也可能反映兩者的介賓補語式來源不同，這是南北方言不同所導致的。然而，這些推測須待日後更進一步確認。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儘管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常作為變換句式使用，但個別構式有其獨特的構式語意，並反映在其搭配動詞之上，由此，我們可以更清楚構式語意的來源和設定的依據，減少分析者主觀設定時可能產生的偏差，換言之，動詞搭配的區分並非是單純的有或無的問題，而須更進一步確認搭配度之強弱，需考量個別動詞在整個語料庫的出現頻率，並以此為基礎檢視該動詞在特定結構中的出現頻率，如此才能更細緻的分辨每個動詞在此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此一結論和既有文獻中探討句式變換可能性的結論不盡相同，如黃漢君(2012)將出現在客語給予句式的變換句式和動詞的搭配情況整理如表 24，儘管這個表可以顯示每種句式和動詞之間搭配的可能性，但卻無法看出每種句式是否特別偏好某個或某種類的動詞，自然也就無法更細緻的區辨不同句式的構式語意，而本研究正好可以彌補這樣的缺口，透過構式搭配分析法，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兩種句式的差異，即雙賓 A 式偏好信息傳遞類動詞，而介賓補語式偏好表轉移前提的獲取類動詞和方式類動詞。

表 24：客語給予句式與動詞類型的搭配關係（引自黃漢君 2012:59, 表 2）

動詞類型	句式 類型	正常語序			謬字提前		賓語提前或省略	
	動詞\ 句式	DO	GO	VbunDO	LO-V	LO-Vbun	(O)-V	(O)-Vbun
轉移類 (雙賓)	送	√	√	√	√	√	√	√
	借	√	√	√	√	√	√	√
	賣	√	√	√	√	√	√	√
轉移類 (非雙賓)	寄		√	√		√		√
	交		√	√		√		√
創造類	寫		√	??		?		?
	畫		√	??		?		?
獲取類	買		√					
	摘		√					

4.3 「分」之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

在前兩小節中我們已經分別討論各動詞在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的搭配強度，其中「分 bun¹」可以出現在兩種構式當中，因此，我們可以檢視「分 bun¹」是否會偏好出現在其中一個構式之中。「分 bun¹」在兩個構式中的分布和區辨性搭配詞位之分析請分別見表 25 和表 26。

表 25：「分 bun¹」在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中的分布

	分	¬分	列總計
雙賓 A 式	3	2	5
介賓補語式	2	14	16
欄總計	5	16	21

表 26：「分 bun¹」在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中的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

動詞	出現在雙賓 A 式	出現在介賓補語式	雙賓 A 式	介賓補語式	雙賓 A 式之預期頻率	介賓補語式之預期頻率	區辨性	Log Likelihood	pvF	P _{log10}	-P _{log10}
分	3	2	5	16	1.19	3.81	雙賓 A 式	2.31	0.01	-2	2**

經檢測後，我們得到 $p=.01$ ，統計上達到顯著，這顯示「分 bun¹」在這兩個變換句式中的其中一種句式中的確具有區辨性，也就是說，「分 bun¹」確實偏好出現在其中一種句式當中，比較出現頻率和預期頻率之後，我們得知「分 bun¹」在雙賓結構中出現的頻率是預期頻率的 2 倍多(3:1.19)，但在介賓補語式的出現頻率快要少於預期頻率的一半(2:3.81)，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分」偏好出現在雙賓 A 式當中（如表格中的「區辨性」欄位所顯示）。

4.4 給予目的句式之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

給予目的句式(NP+V+OT+分+OR+V2)也是一般在討論雙及物結構時，常被提出討論的結構，結構上和介賓補語式息息相關，即為介賓補語式後再加上一個表目的的動詞組，由於其在我們語料庫中出現的頻率很高，共 28 筆，因此我們擬進行此構式中兩個動詞之間之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希望能找出兩個動詞之間是否有搭配上的偏好？其中「聽 tang¹ + 講 gong²」是搭配頻率最高的一組動詞，其分布如表 27 所示，剩餘的組合在語料庫中都只出現 1 次，但因為個別動詞在整體語料庫的分布不同，因此搭配強度不一致，表 28 是我們分析的結果。

表 27：「講 tang¹」和「聽 gong²」在給予目的句式中的分布

	聽	其他動詞	列總計
講	4	0	4
其他動詞	0	24	24
欄總計	4	24	28

表 28：給予目的句式的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布

NP+V+OT+分 +OR+V2		N	Expected	Obs > Exp	pvF	P _{log10}	-P _{log10}
講	聽	4	0.57143	attracted	5.000E-5	-4.301	4.30103***
生養	蓄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留	揩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起 _(火)	焙 _(衫褲)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做	去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蓄	繳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請	坐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賺	使	1	0.03571	attracted	3.600E-2	-1.4437	1.4437*
兜	洗手	1	0.07143	attracted	7.100E-2	-1.1487	1.14874
暖	洗身	1	0.07143	attracted	7.100E-2	-1.1487	1.14874
尋	著	1	0.10714	attracted	1.070E-1	-0.9706	0.97062
買	掌	1	0.14286	attracted	1.430E-1	-0.8447	0.84466
買	燉	1	0.14286	attracted	1.430E-1	-0.8447	0.84466
買	騎	1	0.14286	attracted	1.430E-1	-0.8447	0.84466
拿	換	1	0.21429	attracted	2.060E-1	-0.6861	0.68613
放	食 _{點心}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割	食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煮	食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準備	食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裝	食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撿	食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餵	食	1	0.28571	attracted	2.860E-1	-0.5436	0.54363
拿	試著	1	0.42857	attracted	3.820E-1	-0.4179	0.41794
買	著	1	0.42857	attracted	3.820E-1	-0.4179	0.41794
拿	食	1	0.85714	attracted	1.000E+0	0	0

我們將搭配強度較高的組合示例如下：

- (36) 玉貞仔-RN 又-AD 在-P 阿財-RN 伯-N 面前-N 講-VA 兜-Nqa 梁山泊-RN 宋江-RN 个-GE 故事-N 分-BUN 佢-PN 聽-VA 。-PU (阿啾箭个故鄉-不共戴天)
 ‘玉貞又在阿財伯面前說一些梁山泊、宋江的故事給他聽。’

- (37) 當初時-N 偈-PN 同-TUNG 吾-PN 老姐-N 結髮-VA ，-PU 十過-DET 年-N 就-AD 無-NEG 生養-VA 一-DET 隻-M 蟾蜍-N 也-C 蠟 guai31-N 分-BUN 偈-PN 畜-VA (阿啾箭个故鄉-縱子就刷阿爸)
 ‘當初我和我老婆結婚，(她)十多年都沒有生出一隻蟾蜍或青蛙給我養’

由於每一組動詞的出現頻率都比預期頻率高，因此我們可以說它們彼此間是互相吸引的，但只有其中 8 組在統計上達到顯著(灰色網底所示)，其中「聽 + 講」的搭配更是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與前面的介賓補語式之搭配強度分析的結果一致，此構式中的第一個動詞都是表示轉移的前提，而第二個動詞則表示轉移的目的，如「講 gong²」了之後，訊息轉移，聽話者才

能「聽 tang¹」到內容（如(36)），又如「生養 sen¹iong¹」之後，才能夠「畜 hiug⁴」（如(37)），為目的給予句式發展自介賓補語式提供實證的證據。同樣的，儘管第一個動詞空位中，「買 mai¹」出現了 3 次，「拿 na¹」出現了 2 次，而第二個空位中，「食 siid⁸」出現的 8 次，「著 zog⁴‘穿’」出現了 3 次，但僅憑這些出現頻率無法預測前後兩個動詞組合的情形，考量個別動詞在語料庫的整體分布，這些動詞在給予目的句式中的動詞組合情形在統計上都未達顯著。

5. 結論

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採用構式搭配分析法，更細緻的區辨出現在雙及物變換句式中的動詞和構式彼此之間的搭配強度，主要發現如下：（一）雙賓 A 式偏好表給予義的動詞，主要表達物體或訊息的轉移；（二）介賓補語式中，絕大部分 *p* 值達到顯著性決斷值的動詞都是表示轉移的前提，顯示介賓補語式主要凸顯的是獲取物品之後的轉移；（三）語料庫中唯一同時出現在雙賓 A 式和介賓補語式的動詞是「分」，經區辨性搭配詞位分析後，顯示「分」偏好出現在雙賓 A 式，且統計上達到顯著；（四）給予目的句式之共同變化搭配詞位分析則找出了搭配強度比較強的前後兩個動詞，顯示此構式中的第一個動詞主要表轉移之前提，而第二個動詞則表轉移之目的。這些結論皆無法單純由各句式中動詞出現頻率的高低直接決定，在界定構式語意和特點時，還需要考慮個別動詞在整體語料庫分布的情況，這樣才能避免每種構式的搭配詞排序都是高頻詞之窘境，才能排除高頻詞之效應。

最後，關於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方向。由於時間和人力之關係，本研究僅採取一本客家散文為研究對象，因此所得到的語料筆數很少，甚至連文獻上常被討論的雙賓 B 式和複合詞式

都沒有，甚為可惜，儘管費雪精準檢定可解決樣本非常態分布或數量較少的問題，也不會造成統計上高估或低估，但日後若能擴大語料庫的取樣範圍，相信能更全面且精準的觀察客語雙及物句式的真實樣貌，這部分有賴大型有標記之平衡語料庫建立，屆時我們也可將此分析法運用到其他結構上，以便更詳實的描寫各種結構的構式語意特點、典型搭配的詞彙，甚至進一步檢視這樣的差異跟語體（如書面語和口語）、體裁（如小說、散文、詩）之間是否有關連？若能將這些研究成果運用在教學和教材編寫上，將更具有參考價值，教師或編輯者將更清楚並掌握某特定結構之典型搭配或排斥的詞彙，並將之應用在課堂解說和舉例時，或應用在編纂課文、例句、句型練習時，透過更精準的教學和編排，預期可提升教學效能，也可避免教師個人偏好或印象式教學所可能產生的教學差異。

引用文獻

- 陳麗雪. 2004.《閩南語雙賓式共時與歷時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龔萬灶. 2004.《阿啾箭个故鄉》。苗栗縣：龔萬灶。
- 黃漢君. 2012.〈從構式語法看客語給予句式〉，《客家研究》5.1: 39-72。
- 劉丹青. 2001.〈漢語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類型學考察〉，《中國語文》5: 387-398。
- 劉綸鑫、余頌輝. 2008.《貴溪樟坪畚話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邱湘雲. 2005.〈海陸客家話詞彙、句法特色舉隅〉，《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6: 128-146。
- 王紅衛. 2017.〈漢語雙及物構式和動詞關聯度的實證研究〉，《外語研究》4: 22-26, 82。
- 項夢冰. 1997.《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葉瑞娟. 2016.〈從巴色會文獻論客語給予類雙賓結構之演變〉，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6回全國大會，2016年11月12-13日，日本大分縣：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 葉瑞娟. 2021.〈現代台灣客語與「分佢」相關的致使結構之語法和語意特點〉，《語言暨語言學》22.3: 475-512。
- 張伯江. 1999.〈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中國語文》3: 175-184。
- 張懂. 2018.〈基於語料庫的漢語雙及物構式原型語義模式實證研究〉，《外語與外語教學》5: 79-88。
- 張敏. 2011.〈漢語方言雙及物結構南北差異的成因：類型學研究引發的新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4.2: 87-259。
- 朱德熙. 1979.〈與動詞‘給’相關的句法問題〉，《方言》2: 81-87。
- Bernolet, Sarah and Timothy Coleman. 2016. Sense-based and lexeme-based alternation biases in the Dutch dative alternation.

-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on Grammar*, eds. Jiyoung Yoon and Stefan Th. Gries, pp.65-10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appell, Hilary and Alain Peyraube. 2007. The diachronic syntax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from Archaic Chinese to early Southern Min (Siniti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Nov. 23-25.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Leipzig, Germany.
- Gries Th. Stefan and Anatol Stefanowitsch. 2004. Extending collocation analysis: A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on 'alter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9.1: 97-129.
- Hashimoto, Mantaro. 1976.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in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6: 33-42.
- Haspelmath, Martin. 2005.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The verb 'give'.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 eds.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pp.426-4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13.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The Verb 'Give'.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s.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chapter 105.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Heine, Bernd and Christa König. 2010. On the linear order of ditransitive objects. *Language Sciences* 32: 87-131.
- Her, One-Soon. 2006. Justifying Part-of-speech Assignments for Mandarin *Gei*. *Lingua* 116.8: 1274-1302.
- Jackendoff, Ray. 1990. On Larson's Treatment of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1.3: 427-456.
- Larson, Richard.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3: 335-391.
- Larson, Richard. 1990. Double Objects Revisited: Reply to Jackendoff. *Linguistic Inquiry* 21.4: 589-632.

- Levshina, Natalia. 2015. *How to do Linguistics with R: Data explor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i, Huei-ling. 2004. The syntactic grounding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Hakka BUN and LAU.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1: 87-105.
- Lien, Chinfa. 2005. Families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Li Jing Ji.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707-737.
- Liu, Feng-hsi. 2006. D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 863-904.
- Malchukov, Andrej, Martin Haspelmath, and Bernard Comrie. 2010. *Studies in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A comparative handbook*.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Peyraube, Alain. 1981. The dative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16: 29-66.
- Rozas, Victor Vázquez and Viola G. Miglio. 2016. Constructions with subject vs. object experiencers in Spanish and Italian: A corpus-based approach.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on Grammar*, eds. Jiyoung Yoon and Stefan Th. Gries, pp.65-10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tefanowitsch, Anatol and Stefan Th. Gries. 2003. Collostructio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8.2: 209-243.
- Stefanowitsch, Anatol and Stefan Th. Gries. 2005. Covarying collexeme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1.1: 1-43.
- Wierzbicka, Anna. 1998.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a universal-typ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ed. Michael Tomasello, pp.113-153.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Wulff, Stefanie. 2006. Go-V vs. go-and-V in English: A case of constructional synonymy? *Corpora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eds.

Jui-chuan Yeh

Stefan Th. Gries and Anatol Stefanowitsch, pp.101-125.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Yeh, Jui-chuan. 2020.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Inverted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8.2: 342-378.

[Received 17 September 2020; revised 8 April 2021; accepted 6 May 2021]

葉瑞娟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jcyeh@mx.nthu.edu.tw

**A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OF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HAKK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OMETOWN OF BLACK
DRONGO***

Jui-chuan Yeh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o see the interaction of lexeme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Hakka in terms of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V slot in the Type A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prefers verbs of giving. This construction is mainly used to express transfer of objects or verbal messages. Second, except for *sung*³ ‘to give as a present’, all the verb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preferred in the V slot of the dative construction express precondition of transfer. Third, the only verb that surfaces in the two constructions mentioned above is *bun*¹ ‘to give’. The distinctive collexeme analysis shows that *bun*¹ significantly prefers the former. Fourth, the most strongly associated covarying-collexeme pairs in the *give*-purposive construction instantiat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ondition and purpose of transfer.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raw co-occurrence frequencies are not an ideal measure of association strength. To avoid high frequency effect of function words, the overall frequencies of a given word in the corpus and the exact nature of a given syntactic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Hakka,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 association strength